

# 神秘的伙伴

马歌今



1999年

# 神秘的伙伴

马歌今

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本丛书顾问

包 蕙 严文井 孟伟哉 陈伯吹  
陈 模 魏巍 洪汛涛 张有德  
贺 宣 浩然

(按姓氏笔划为顺)

二封题字：张春山  
插 图：何巧玲  
尾 图：宋建民

## 神秘的伙伴

马 敦 今

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河南省信阳市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少年儿童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5 $\frac{1}{9}$ 印张 75千字

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900册

统一书号 10302·20 定价 0.69元

## 目 次

第一章	夏令营里的小偷	.....	( 1 )
第二章	球场上的风波	.....	( 18 )
第三章	扔不掉的宝剑	.....	( 34 )
第四章	野地里的蜡烛光	.....	( 52 )
第五章	古代堡垒里的谜	.....	( 70 )
第六章	信不过和信得过	.....	( 90 )
第七章	揭发小偷的贼	.....	( 111 )
第八章	陶义失踪了	.....	( 135 )
第九章	原来他是坏蛋	.....	( 148 )
第十章	摔下悬崖的一刹那	.....	( 165 )

# 第一章 夏令营里的小偷

树丛中突然钻出一只狼！

我赶紧趴在地上，一动也不敢动。糟糕，大灰狼发现我了，冲我扑过来啦！我刚想爬起来逃跑，身后“嗷”的一声怪叫，又跳出一只大老虎，老虎后面还跟着一只猴子。我逃不掉了，一下子被掠在草地上。急得我大声喊：“来人呀，快救救我吧！”

王晓莉从篝火那边跑到这儿，把我从地下拉了起来。

大灰狼、大老虎、大猴子全都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嘿，小白兔叫我们抓住了，小白兔输啦！”

我把用硬纸壳做的兔面具从脸上扯下来，大老虎他们也把面具扯掉了。我这才看清：大老虎是胖虎装扮的，大灰狼是唐娟娟

装扮的。那个大猴子是谁？嘿，是孙建强。我打了他一拳说：“不怪大伙叫你孙猴儿，连化装也离不开猴。”

大伙嘻嘻哈哈地笑起来。

胖虎、孙建强他们又找别的同学去了。我哼着歌儿，朝篝火那边走。突然，从路旁的艾蒿草里又跳出一只大狗熊，猛地把我抱住了，吓了我一跳。

“这是哪个讨厌鬼呀？”我笑着骂了一句，一把扯掉了他的面具。可是我马上皱起了眉头，不高兴地说：“陶义，你胡闹什么？”

“我、我……”陶义想说什么，可一看我怒气冲冲的样子，嘴张了张，又把话咽了回去，慢慢低下了头。

我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冲地下“呸呸”吐了两口，转身就走。

谁知陶义也发起火来了：“张小羽，你吐我干什么？胖虎他们也跟你做这个游戏，你怎么不吐他们？你太瞧不起我啦！”

嘿，他这话算说对啦。我两手一叉腰说：“我就是不乐意跟你玩。夏令营也没请



你来，你不高兴，回去好啦！”

他气得直翻白眼珠。我也气呼呼地走了。

这个陶义，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非队员，长得又瘦又小，脑袋倒挺大，象条干巴鲇鱼似的。我一见他就打心眼里烦。我可不是讨厌他的长相。孙建强外号叫“孙猴儿，”长的尖嘴猴腮的，一点儿也不比他好看，可我

俩是顶要好的小伙伴。我是瞧不起陶义这个人。这家伙……唉，怎么说呢？一句话，是个大坏蛋！不信？哼，说出来保准吓你一跳：他是个小偷！还被公安局收容审查过呢！我最好的朋友是胖虎、孙建强。你猜陶义的好朋友是谁？说出来准保你吃一惊：就是学生中那个最有名的扒手“鹰爪钩”。这个鹰爪钩，我们花园小学的学生没有谁认得他，只知道他十七、八岁，在我们桑树镇三中念书。本来应该念高中了，可是因为他老逃学、留级，现在还念初二呢。他偷东西的招儿可高啦：往你身上悄悄一贴，得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你的钱包弄到手了。你就瞧他那快当劲儿吧，你就瞧他那利索劲儿吧，你就瞧他……瞧他那副缺德样儿吧！除了认识他的人以外，我们还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。因为他被强劳过两回，出来后还照样偷，所以老师们都拿他的事儿当反面教材讲给我们听。陶义跟这么个大坏蛋在一块鬼混，呸，还好得了哇？熏也把他熏黑啦！

“嘟嘟——”叶茵老师吹响了集合哨子，大伙呼啦啦地跑到小孤山下的篝火旁边

列队集合。叶茵老师拂了拂齐耳短发，笑着宣布：“动物化装游戏就进行到这儿。下一个节目是歌舞晚会！”

“好哇！”大家一齐拍起掌来。

大伙有的报名唱歌，有的要跳《两只老虎》。我觉得叶茵老师最象个演员，她上台演戏，干脆就不用化装：脸色总是那么红扑扑的，象熟透了的大苹果；那两道眉毛特别黑，象用蘸饱了墨汁的毛笔描过一样。她说话也特别好听，象个话剧演员。别看她今年才二十五岁，可当老师的时间跟我们的学龄一样长：已经六年啦！每次开联欢会，她都带头唱歌。

我举起手请求说：“老师，请你给我们唱支歌儿好吗？”

叶老师笑着摸摸我的头说：“唱歌当然可以。不过现在不行，我得先到帐篷里去，看看同学们的床铺都安排好了没有。过夏令营生活，可得保证大家休息好啊。”说完轻轻地走了。

大家围着少先队中队长王晓莉，等她宣布节目顺序。可她忽然又提出个要求：“喂，

各小队都点点名。”

这不是多余的事吗？谁还能丢了呀？别看王晓莉才十三岁，一点儿也不比我们大，可平时老是那么严肃，总是一本正经的。我们六·三班的家长们，都夸她“象个大姑娘”。大家谁也不敢跟她开玩笑，就是起外号，也得拣个最好听的“小老师”。可我就讨厌她那副“小老师”的模样，偏嘟着嘴不肯点名。

气人的是：一小队队长唐娟娟，一眨眼工夫就点完了名。这个唐娟娟，是个有名的小辣椒，那张麻雀嘴，说话又尖刻又不饶人，班上没挨她“训”过的同学，可真不多。不知她为啥偏偏听王晓莉的话。她这么一抢先，我这个二小队小队长，也只好跟着做了。

没想到还真丢了一个。谁？还用问吗？陶义！瞧瞧，夏令营刚开始一天，他就自己乱跑，太没组织纪律性啦！非狠狠批评他一顿不可。

我气呼呼地到附近去找他。

本来这次过夏令营生活，我心里比谁都痛快。因为我的期考成绩比哪回都好，用叶

老师的话说是：“来了个飞跃。”说起我头几年的成绩，那可真丢透人了，这里还是不提的好。自从叶茵老师当了我们班主任，我才懂得了用功学习，成绩也慢慢提高了。这次考试得了全班第二名，真高兴，我可以痛痛快快地在夏令营里玩啦！

可是临出发的头一天，我却碰到了一件顶不痛快的事。那是晌午，我抱着足球，嘴里哼着《快乐的红领巾》这首歌，往操场上走。叶老师叫住了我，笑眯眯地问：“明天就要出发了，你们小队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没问题。锅、碗、瓢、盆全弄妥当了，书包也带着。”

叶老师又问：“在夏令营期间，你们打算怎样帮助陶义呀？”

“什、什么？陶义也去？”我吃了一惊。

“当然啦！”叶老师肯定地点点头，“全班都去，为什么单单不让他去呢？”

我嘟着嘴巴说：“他可跟别人不一样，当过小偷，不走正道！”

叶老师说：“那是从前的陶义。自从转到咱们班以后，你们见他偷过东西吗？”

这倒还没见过。可那是因为他没有下手的机会。过夏令营生活可不一样啦，一块吃一块住，让我们小队带个贼来，大伙能放心吗？

叶老师看出我的心思了，就唠唠叨叨地说开了，什么“要团结友爱”啦，什么“不能瞧不起后进同学”啦，什么“要看到陶义的长处”啦，简直象我奶奶那样爱唠叨了。我去打酱油，她也要踮着小脚追到门口说：

“钱拿好，别打了瓶子，别摔着。”而且要重复好几遍，好象我才五岁似的。这不，叶老师也说得嘴唇发干了。每当我们淘了气或者是碰到想不开的问题，她从来也不发火，不生气，总是耐着性子劝哪说呀，象哄娃娃似的。她能有这么大的忍耐性，可真了不得。我姐姐比她还大一岁呢，可一不顺心，就摔盆子掼碗，跟个小孩儿似的。

我见叶老师急得鼻尖上冒了汗，就心软了，有点可怜她了，只好点点头说：“行，陶义也去吧。”

叶老师乐得呀，一拍手，还往上一跳，象个小姑娘似的。可她马上又稳稳当当地站好，一本正经地跟我说起话来。

第二天清晨我们就出发了。大帆船载着我们这些少先队员在静静的欢水河上奔跑着。船头那面少先队队旗，鲜亮鲜亮的，呼啦啦地飘着。船是捕捞公司的，正要出海捕鱼，顺路把我们送到河口三角洲去。掌舵的是孙爷爷。噢，就是孙建强的爷爷。

前面，再拐个弯儿，就是欢水河入海口。再往前，就是望不到边儿的大海了。河口的那个馒头岛，也看得清清楚楚的了。河岸上还有一座古代的堡垒，是用老大的青砖砌成的，形状很象我们体育课上用的跳箱。孙爷爷告诉我们：“那是一百五十年前修的，是专门打击侵略强盗的。”

欢水河三角洲到啦！这儿三面是水，洲上长着茂密的树丛，还有一座小山。因为它孤零零地坐落在三角洲中央，所以叫小孤山。这儿离我们桑树镇才十一、二里路，一点也不远。

我们跳上岸，愉快的夏令营生活就这样

开始啦！大家忙着搭了两个大帐篷，男同学住一个，女同学住一个。门口还砌了个炉灶，用一块大帆布遮雨。

陶义也跟着忙活，累得满头大汗。我们小队的同学大多数都不爱搭理他。他只好闭住嘴巴，闷头干活。休息的时候，大家围在草地上唱歌。他一个人溜走了。约摸过了半个钟头，他扛着一大捆草回来了，放在草地上晾晒。他倒想的挺周到：做饭得烧茅茅草呀。

睡觉的时候，大家都钻进了被窝。奇怪的是：陶义没铺被褥，也不脱衣服，就那么躺下了，好象随时准备逃跑似的。他这个人，就是这么古怪。平时他跟谁也不说一句话，放学了背起书包就走，一点也不合群儿。他还有奇怪的地方：下课的时候也要背着书包，看电影的时候都要垫在屁股下面坐着。好象里面装的是宝葫芦，怕人偷走似的。大伙都在背后议论：“我们班来了个神秘的小伙伴。”

陶义刚转到我们班来的时候，我们对他的印象还不坏，可是后来一下子全变了。

那是三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天。吃过早饭，我就抱着球跑到学校后面的一个足球场上去踢球。我跟胖虎他们约好了，每逢星期天上午都来练球。大概我来得太早了，空地上一个人也没有。我就自己练起射门来。我一连踢进好几个角度很刁的球。正踢得起劲儿呢，忽听背后有人喊：“好！”

回头一看，场边站着个中学生模样的人，细高个儿，小平头，身上穿着一件白的确凉汗衫，手里还拿着一本挺厚的书。一看就知道是个很和气、很用功的好学生。他笑着对我说：“你这球踢得不错。不过光用右脚踢可不成，得学会用左脚。来，我教你。”

我高兴极了，就跟他学了起来。嘿，他的脚头可真硬，两只脚都能射出漂亮的弧线球。他教我教得很耐心，累得满头大汗。我挺不过意，一个劲儿地向他道谢。

他用手弹了我鼻子一下说：“都是球迷，客气什么。”

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，管他叫大同学。坐在场边歇着的时候，他象个大哥哥似

的打听起我的学习成绩来，还问我哪个学校的。我说：“我叫张小羽，是花园小学六·三班的。”

“唔？”他望了望我说，“你们班转去一个叫陶义的同学，对吗？”

我说：“对。他原来是圆路小学的。大同学，你认识他吗？”

大同学点点头说：“往后你要少跟他接近。”

我没弄明白：“为什么呀？”

大同学说：“他是被迫转学的。因为原来那个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看不起他。”

我一下子紧张起来。

大同学又说：“你大概不知道吧？他是个小偷，偷过码头上的木材，偷过工厂的铜，还被拘留过呢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：“你怎么知道哇？”

大同学说：“我爸爸是警察，抓过他。”

我跳起来：“老天，我一点儿都不知道。”

大同学说：“别大惊小怪的。注意他点就行了呗！”

我傻眼了。我们小队是全校的先进小队，样样都不落后。可现在来了个小偷，这多丢人呀！一条鱼非把一锅汤搅腥了不可！我呆住了。

大同学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再见吧，小弟弟。”

我拉住他的手问：“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”

他笑着说：“你就叫我大同学吧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来到了学校，正碰见唐娟娟在扫地。她瞅了我一眼问：“你怎么蔫巴巴的？有病了吗？”

我就把大同学的话一五一十地对她说 了。

唐娟娟吓了一跳说：“这可不是小事，得告诉大家提防他。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打预备铃的时候，除了陶义以外，大家都来了。唐娟娟把门关好，神色挺惊慌地说：“大家注意：现在有一条重要新闻。”

在我们班，唐娟娟的消息最灵通，再加